

佳作

作品：西西里海底城

得獎者：馬景珊

馬景珊，一九六二年生，筆名馬三、三馬，台北市人。馬盛斌和陳秋玉的兒子，馬景慧、馬景濤的弟弟，馬景萍的哥哥，馬世灝、馬世頤的爸爸，馬世嫻的叔叔，劉源俊校長和葉海煙教授的學生，梁宜婷的學弟，洪儀旻的朋友。從小住過台灣頭、尾及中塊。目前暫居歸仁鄉，但不是歸人，是過客。喜歡沒有映上橫直線條的天空，因此得過幾次文學獎。

得獎感言：

謝謝歷屆林榮三文學獎的評審們，有你們的帶領，這條路不會太孤寂難行。謝謝陳列、季季、張曼娟、廖玉蕙、阿盛、張瑞芬、莊裕安……謝謝恩師葉海煙教授及小草寫作班邱秀娥老師。能好整以暇地坐在海底城裡寫字，真正要感謝馬景慧和馬景濤，是你們的視如己出讓我的兩個兒子還能有一個媽媽和爸爸，有一個家。而我的書寫一直都在進行當中，因為你們，也因為故事還有很多。



西西里海底城

「你看，前面有大海的藍色氣息隱形而來，也有一場潮退潮進、兩大洋交參湧溺的海水及砂……」

念頭瞬息。

我經常假說自己是站在一處象徵充滿希望和遠景的海角上，右瞰大西洋、左覽印度洋，而且在那裡身受震撼與感動。

今天的天氣看起來太晴，沒有棉花糖飄浮的天空毫無避諱地扮演起地中海的藍。六月的太陽大刺刺地以它的白光接近花和樹，植被的顏色亮燦沸騰，這時候的台灣季候早已滾起盛夏的痕跡。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在如此野麗放曠的仲夏奏鳴裡，我有點獨缺那種好天氣恣意歡快的間奏，心情感質像是隔了一層毛玻璃那樣，有著難言的塗糊遮蔽。

星期一的早上都容易讓人感到這種有關於失眠和焦慮的情緒罷。

我一次又一次把眼睛張得最大，端看手腕上那只計數時光之流的ROLEX滿天星鑽錶。現在的時間是九點零三分鐘。錶面在十二點位置的下方，嵌著一道舉世聞名的皇冠標誌，五道尖角分別是五條甬道，前端頂著五個圓孔像是要告訴我：鑽進去，會去到時間之外。

時間是中原標準時間，鑽錶是網路上買來的山寨版。

我坐在場區裡的主管台上，喬了一下坐姿。這座主管台上有張大桌子，桌面上陳示著這個場區裡每個人的名籍、編號及工作位置，整個場區就在我由上往下所占地利視線的範圍內。

主管台位在工場區位的最南，依照它的位置和比例來想像，它很像那個葡萄牙水手狄亞茲在五百年前從海上發見開普半島南端的那座好望角——我就是狄亞茲，視界裡那股潮來潮往的流動，周而復始地以交換位置的方式吃下整場海洋的飢餓。我看得見一艘艘觸礁擱淺的船隻，岬角荒岩、稀疏顫巍的青草和零落的牛隻，海風吹不完孤寂。

這裡，整場海洋暗湧交溝的深海底層，西西里海底城是以那種海水覆蓋的姿態被隔離天空。那是我日常情感及記憶感觸所交織牽引出來的臆想罷，所有移民進來的居民其實和天空隔著一道高牆電網，而不是真的大海。

某些時候我也會這麼想：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座西西里海底城。

幾天以前，一個綽號叫做九斤彈塗的就這樣問我：「被參養在城裡的居民，為什麼他們的神經系統總會特別容易感到飢餓？」

「爲什麼？」我反問他。

他說：「是因爲海太深了，天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覺得九斤彈塗不經意下便說到了重點，許多問題的答案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存在著某種意義。

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落難的水手他們的船都是因為暴風雨而觸礁沉沒，原因在於他們的星象圖早已失真，桅杆、船帆和羅盤也經常性地發生故障。他們讓我試圖以對海洋、時間及世情的理解來進行一場全面性的聯繫，甚至想潛入最爲底層的流動來做一次可以抵達深海的冥思。我是在想，會不會其實飢餓等於記憶等於時間。它們看似互不干涉的手舞足蹈，事態上卻是三位一體，在沉寂深黑的西西里海底城中不時揚起片片青藍迷幻的小帆影。

它們拿飢餓當做風向，把記憶看成羅盤，時間大約就是漸去微縮的船影了。

雖然，事態更進一步叫做事實，但我還是會以他們比較能予理解的方式告訴他們：「牛牽到北京，不能還是牛。」

牛和飢餓其實也是息息相關的。

我聽工場裡的擴音喇叭傳來一陣琴音，是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暴風雨〉，當做是一種教化音樂和對牛彈琴。即使我知道，他們喜歡聽的是郭貴彬的〈海波浪〉，但我還是盡可能地引導他們去發現那最壯麗、綺麗的聯繫也都來自海洋，要學習一個真正的水手在桅杆上撐起賁張飽滿的舌帆，去舐舔流動在貿易風的線條裡那就快要結晶的鹽粒和亮點，重新投射出年少追尋夢想的浪漫憧憬。

我開始掃描場區裡的工作概況。

場區裡的水手們多半會將注意力擺在我身上，而我盡量不讓他們感到這座主管台只存在對立、監視、規訓及全景敞視所帶來的迫仄感。我很清楚他們一般罹患的海底城癥候，在人際關係中缺乏信任

感，也有思想陷於停滯及較高的受暗示性。所以我才要不斷地洗他們的腦，一直到他們願意接受我的所在位置就是象徵充滿希望和遠景的好望角。

我是這樣告訴他們的：每個人心裡雖然都有一座西西里海底城，但同時也會有一處好望角。

這個場區專門從事手提紙袋的製造。工作簡單而且頗具機械化特徵，優點在於容易讓人擺脫掉面對記憶與時間的暗自較勁。

我攤開桌上的文書卷宗，開始每天例行的收發信檢查。這個你很難想像的，每一個信封袋子裡都會盛著一場藍海，也許是一隻溫存馴良的羔羊，或者一個修行者、畫家、詩人，一個滿心懊悔做錯事的小孩。信的內容情感多數濃淡得宜，情調及意義都好。無論如何，你都會覺得他們懊悔有據。

只是有時候我免不了也會受到情緒的干預，覺得他們實在不值得信賴，畢竟他們目前所外顯的情感和曾經的犯行有一種頗為強烈的反向對稱，這很難不令人矛盾掙扎。

我太認真了，還是真的太笨？

大哲說：「一切都在變化之中。」

對呀，這個變化稱得上詭譎微妙，而且神出鬼沒。他們的變化，我的變化和你的變化，然後變化加上變化，要在大化流行之中找到一個安定不會變化的答案，太難——

是回頭太難。

真的，他們大多一走出海底城，就變化了。

可是，誰會想永遠住在海底城裡？誰不想早一天回到海平線上重新擁有一場藍藍海洋？

誰？

是那個綽號叫太子的。

我從一個牛皮紙大信封裡抽出一張信箋和一張畫，是太子今天要寄給他的繪畫老師。

太子就坐在九斤彈塗的對面，是個矮個子，娃娃臉，四十歲的模樣看起來只有二十幾歲。他國校沒畢業，但擅長於以靈動的線條和色彩描繪，是個天才型的海底城畫家。場區裡的油畫都是他的傑作，他會學繪畫班老師的口吻跟你說：「美是一種敏銳的質素，在觀察自然的時候就會獲得這種訓練……」讓你深感受的人擺在正確的地方所綻放的光芒。

他的繪畫老師告訴我，與其要教導他學習文字，不如教他想像力。我想是因為文字無法真切表達的時候，最上乘的繪畫就會出現。

太子已經在海底城裡待了十四年了。他是第二個洪通。我看著他的畫作，是一張色調簡單的素描。

畫作上的線條輕鬆，如果沒有絕佳的造形功力肯定無法活靈靈地運用這些線條把物象框起來。這個我懂一些。

畫面上有一座海島，海岸邊一處懸岩上坐了一個少年，側寫的身影看來孤單無聊，望著近處沙灘



上一團激旋賣作的上升氣流（我猜是龍捲風）。龍捲風有較濃染的暗影，在不同方向的線影裡疊出明暗的層次，隱約中在氣流的上層有一具西方人的頭像。另外還有一尾鯨豚之類的大魚雙眼睜突，頭大，魚體比例被刻意放大，趴在濕地上。

奇鯨怪豚、頭像和海島，和那個坐望的少年……

我心裡即刻升起一些明滅的好奇心和一點理昂氣壯的威權。我通知場區服務員找太子過來。在海底城裡是不允許有任何隱私的，所謂的全景敞視甚且讓我想更進一步地進入他們的思維領空。基於安全理由，我必須特別留意他們特別擅長的暗示性，用來破解有可能已在暗中進行的不安全行動。這是必要之惡。

太子很快就來到好望角前。他表情嚴肅。

我問他：「是素描？」

「嗯。」他躡聲碎道。

「……是小琉球的海邊？」我知道他是小琉球人。

他搖頭，表情帶點藝術家在面對販夫走卒時的那種無力感。這使人微愠。

他說畫的不是小琉球，是義大利西西里島。

「爲什麼是西西里島？」我揚了揚那張素描以做爲一種反擊。

時間被擱置了一下。

然後他說：「那個外國頭像是西西里黑手黨老大中的老大，綽號叫拖拉機的普羅文查諾。」

普羅文查諾？

我細看。拖拉機的頭髮向後梳成帶有桀驁不馴的髮式，看似抹了髮油，單眼皮、薄唇，下顎看來強壯有力。

「這隻鯨魚呢？」

那不是鯨魚，是彈塗。太子說。

——喔，我大約懂得他的明白。那是九斤彈塗，太子把彈塗的體形畫得相當誇張。

隨著思索及情感的投入，線條語言開始顯得豐富而且有趣。但線條到底在畫面上起了哪些真正的作用，坦白講，我也只能做有限的揣測。他們會將所有可能被洞悉到的隱私都退到思維的領空，你能目視到的最多只是暗示，而已。

我是在找一個具有明顯線性關係的景。

那個叫做普羅文查諾的老大中的老大，是其中視覺意象的一部分——也許，整幅景致中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場具有精神指引的集體潛意識。這裡肯定有一些小複雜。

我點點頭，示意太子回到他的工作位置上。

我瞥了一眼手腕上的滿天星，腦海中也跟著出現一個星空——我鑽進去，去到時間之外，但發現那兒有個不好理解的宇宙。

他們說：不能讓我了解太多。

下午兩點整。

場區外的花園偶有一陣涼風吹來，幾棵南洋杉枝搖葉動，加上我手裡握著冰鎮過的鉛箔包紅茶，這樣一股慵懶舒閒也頗有那種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享受情調。只不過，文明提供的舒適與嬌養，在海底城裡是必須受到節制的。

沒來過海底城的人，不會知道這裡究竟是怎樣的水文與地貌。

這兒有一種奇特的視野，你只會看見眼前一片昇平靖好，而不會有海面上那種怒吼狂濤所噴濺的欲望泡沫和水霧，得以激越的都只限定在形而上的天空裡。這有可能是海水的密度、深度及壓力的關係，你在這兒尤其清楚自體飢餓所發出巨大潑喇的聲音。

記得有哪位西方攝影家這麼說過：「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距離砲火不夠近。」

……大約是罷。

我只能說是大約，畢竟這種說法就像是信念和也許，它概括的只是具有較高的可能和相信，但不像「十二」那樣的必然。況且呀，即使你真的距離砲火夠近，但要將拍照的技藝做為一種藝術，我想這與善於使用快門捕捉那即將逝去的美好留存或分皴破裂的歲月不再的攝影家比較起來，無疑還是自找麻煩。更何況，要想拍出人們內在思維的景致，也不是說你距離夠近就一定能拍得出來。

除非罷，要能像太子那樣有足夠的天賦將畫筆變成一部專業的單眼相機才行，而且還得親驗過他們的歷程。

無論如何，太子畫的那張素描確實帶給我一股耐人尋味的強大張力，甚至帶有重量。它像深海裡的暗潮湧湧，又像挾帶暗影的巨浪海嘯，不停對著我撲來。

根據太子的說法，每一幅畫在他還沒有畫出來時就已經存在，那宛如長時間洶游在地底下的幽靜長河，他只不過將之呈現出來而已。

太子十三歲就上了他們小琉球一艘最大的遠洋漁船，去過南太平洋、北大西洋和印度洋。十八歲回來後開始混跡黑幫，在海底城裡進出。當我告訴他知不知道好望角時，他倍感親切。他說他們的船經常就泊靠在開普敦。

太子是這樣說過：現在我心無雜念，就像在船上的時候那樣，可以走動的地方有限，但是海闊天空。

嗯，海闊天空。我稱許他能做無盡的延伸。

只是，誰敢說他日後走出海底城還能不能心無雜念？

太子說：只有我自己知道。

這就對了。問題就在於沒有其他人知道。而且，在海底城裡心無雜念也不代表說他就知道錯了。坦白講，這是道難題，沒有誰可以保證誰真的知道錯了。這就像太子畫的那張素描，給你許多的

想像。那個坐在懸岩上的少年，是代表他年少時那個無邪的童靈，還是說他依然十分嚮往成爲一條大尾彈塗，或是一部馬力更形巨大的拖拉機？

總之，大家都想知道的是，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錯了？而且，還會不會舊疾復燃？這是個天問。這裡不只是有點小複雜而已。

我暫時撇開這個惱人的念頭，然後瞄了一眼腳上穿的一雙合成仿皮黑色休閒運動鞋——有燙金的豹奔識別加上PUMA商標——是POMA才對，也是山寨版的，豹尾巴被鋸成和杜賓犬一樣的短尾巴，後腿略縮，看起來不是那麼競躍有勁就是了。

我的其它山寨名牌還有不少，如果按照我的公務員薪俸要跟上奢侈的時尚風，無疑就像在海底城裡想吃鮑魚龍蝦。我經常也都無從剖析自己的動機，是盲目流行還是說虛榮心作祟。

「這就是真正的圍困囉。」阿妹曾經告訴我：「根據傳統的理解，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座監獄，心靈是囚犯——哈——你被囚禁在無形的監獄裡了。」

阿妹的笑聲聽起來好詭異。我問她：「妳是說我隔著欲望對象的距離很遠？」

「不只是很遠，那是我們得以知覺到的，一段最最遙遠的距離唷——」
是最最遙遠的距離——沒錯——爲什麼她叫阿妹？不好好扮演自己，說不定是想住進信義之星那

種天價的豪宅，甚至還肖想交個又高又帥的櫻木花道。她自己也很有問題。

說到我腳上的這雙山寨運動鞋，是在上個月我爲了去找突然失蹤的黑麥而特意去買的。黑麥是我

和阿妹的定情狗。原本我還度算著在把鞋穿壞之前找到牠，結果也沒想到找到牠的時候牠已經死了。欸——那種在拗折劇震中驚醒過來嚎啕大哭的壞心情真的讓人肝腸寸斷。

最近的事情比較煩。

我和阿妹的婚禮已經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又要準備參加升等考試，再加上黑麥的事和阿妹吵了一架，她揚言萬一黑麥找不回來，下個月的婚禮恐有變數的機率就會提高。我根本不敢告訴她黑麥已經死了，只是婚禮意外的加進這款但書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正在設法理解她到底是要嫁給我還是嫁給狗？

我知道黑麥的事情不能一直懸著，讓阿妹儘早知道牠已經死了，也好儘快走出這個令人魂不守舍的傷心理由。沒養過狗的人沒法理解的，這種哀慟和傷懷的心情就和親人突然間死去是一樣的。

時間將近三點了。

我坐在好望角上挪動了一下坐姿，順勢提拽了褲腰帶。這些年來因為職務的關係，身材日愈發福像發酵起來的麵糰，這大概就是大家都叫我鱸魚的緣故罷。

阿妹說我是那種適合在手術外傷後、坐月子時供人食用補身的七星鱸（她就是在還沒有走出情傷時認識我的）。但我自認為是一種如少水魚卻依然可以快樂的，與眾不同的攀鱸——一種非常能夠適應缺氧環境的鱸魚。

這種鱸魚的鰓上連接了一個特殊的空氣呼吸器，會用鰭「步行」去尋找更適宜生存的水域，還能

攀上低矮的樹幹。坦白講，這些優點也不是黑麥能與之比較的。真的不是我想太多，黑麥的事恰好讓我得以驗證許多問題及答案，這包括我和阿妹的終身大事在內。

黑麥是在上個星期就被送往安享死亡的快樂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上個星期有同事告訴我，市政府的捕狗單位在郊區附近掃蕩一群經常聚集出沒的流浪狗，因為這群流浪狗在某個黃昏群起攻擊一個單獨路過的小女孩，造成小女孩傷重死亡的憾事。同事說，要找黑麥可以到流浪狗收容中心去碰碰運氣。依照現今的法令規定，被捕獲的大隻如果七天之內沒內認領，就會被裁定接受安樂的處治。

爲了避免黑麥被處以安樂（黑麥沒有植入晶片），我那天下班後隨即去到收容中心。那天我在工作人員的引領下進入偌大的犬舍，那兒整場吠聲瀰漫，狹狹犬吠跟著我的移動此起彼落，其中也有類似狼的唔昂，乍聽下很像我在海底城的寢舍裡執行點名的報數聲。

那兒也是一座西西里海底城。我想。

那天我沒看到黑麥熟悉的身影，工作人員便建議我將黑麥的照片登錄到協尋愛犬的專屬網站上。也就在我拿出照片時，他們一眼就認出黑麥健美的體形及黑亮的毛色（黑麥是混種獵犬）。他們告訴我黑麥就是掃蕩的狗群中的其中一隻，而且還被指認參與了攻擊小女孩的事件，所以在被捕獲的隔天就被銷毀了。

「銷毀？」這聽起來像是在汰除一件他們自己生產的、不具生命力的瑕疵品。

「是安樂死啦……」他們意識到我是狗主人，旋即換了另一種說法，「先經由獸醫師注射麻醉劑，等牠們昏迷了之後再加上其他藥劑。」

「然後呢？」

然後就真的銷毀了，他們指著一部小型焚化爐說。

「不是說要按照程序先等七天嗎？」我說道：「這樣太不人道了。」

「欸唷——先生，你不知道你的狗犯了人神共憤的事情呀？這群流浪狗真的是無法無天，牠們把那個小女孩活活咬死，償牠們的狗命算是便宜了。」

的確罪無可道。只是，我不清楚黑麥怎麼會加入牠們。

「黑麥真的該死！」我忍不住說。

「嗯，如果你親眼目睹第一現場的驚悚恐怖，知道被害人家屬的憤怒，和牠們不受到管制的乖張暴戾，你就能理解我們為什麼隔天隨即就將牠們銷毀。」工作人員將聲音提高了一個八度。「欸，有時候想想，其實全民都是共犯。特別是這位先生，你更要負起責任……」

我也是共犯？

當時我還一直在想，為什麼黑麥會變得這樣猙獰恐怖？為什麼牠們如此不受控制？為什麼全民也是共犯？我不敢告訴他們黑麥不過是一條狗。

其實，我也不敢說，結束傷慟最好的方式就是原諒牠們。

我當時還是忍不住說道：「把牠們都關起來不好嗎？而且讓牠們永遠都不得被領養！」這個永遠足夠把牠們徹底隔離出去」了。

「這太麻煩。先生，你出錢來養牠們嗎？」工作人員顯得不耐煩起來，「就算養下來了，也沒有一點用處。」

「可是……」我不大好意思地告訴他們說：「基於尊重生命和教育目的，安樂死在文明的進程中不能算是一個好辦法。」

「文明？」工作人員顯然被我惹毛了，「先生，什麼尊重生命、教育目的我是不懂啦，不過喔，當你每天看到滿街被棄養和到處被凌虐的貓狗，你就會知道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還不足以照顧牠們啦！」

所以，銷毀暫時會是比较方便的方法。我為黑麥的事情做了這樣的結論。

我感到一陣難言的衰弱心情離開收容中心。

當時，我的念頭裡幾次浮現羅曼蒂克（romantic）這個德語形容，而且意識到一些不可思議的心理感覺。不過或許罷，這種事情在文明的進程中本來就是件既漫長又無從浪漫的工程，就像要從西西里海底城裡走出去，也不是一天或者兩天的事情。

有時候，我確實太浪漫了一點。

「報告——2453會客。」場區服務員交給我一張中央台來的提單。

我晃悠了一下。三點二十分，興烘烘熱情的藍天開始有了一些變化。

中央台是這裡管控所有行住坐臥視聽言動的地方。

編號2453的就是九斤彈塗。我負責的這個場區最近送來幾條大尾的，是那種一尾三千斤，不是三千尾一斤那種。九斤彈塗就是其中一尾。

我看著提單，接見親友欄裡註記了九斤彈塗他母親的名字。他母親七十多歲了，每個星期固定來看他一次，而他必須在這裡面對兩個無期徒刑之後才有可能離開。他今年五十三歲。

十三年前，九斤彈塗差點就上了刑場，最後是在更三審時才改判。四個月前他從其他場區轉過來，來的那天我仔細看過他的資料：妨害兵役、強盜、懲治盜匪條例、槍砲彈刀管制條例、殺人等前科，去過綠島、去過斑鳩一號（技訓所），曾經脫逃、有幫派背景。

我當時的讀後感想是：他下課了！

他自己告訴我說：Game over—

每次我一想到他要在海底城裡待上兩個永遠，我就頭皮發麻。可是我也不得不佩服他心轉的功力，他在寢舍裡喜歡閱讀國文、地理和歷史。他有時候真的令人發呆，看這些初中學程的東西除了度時間之外，能有什麼實用目的可言——他八十三歲以後才有可能出去。

上個星期，場區裡的電視機播放了一部號稱有黑幫背景、史詩情懷的青春動作片。比較讓我感到

意外的是，有幾個人在隔天隨即給家人發信，家書上都特別叮嚀不要讓自己的小孩去看這部影片。九斤彈塗也給他十六歲的兒子寫了一封信。

他們的理由我現在知道了，他們都曉得要避免「教壞囡仔大小」。在他們必須付出甚至是整個人生的慘痛經驗中，他們說：義氣是「三小」？他們現在想知道的是意義。

對呀。在那麼多無法違逆的潛規矩與默契之下的黑社會中，起初他們多會讓自己義無反顧地置身到自己認為的以情為重、以義為尊的現代演義裡。然而，等到他們經歷過了，他們才猛然發覺原來那在實質上不過是以私利為重、以黑槍為尊的黑道漿糊（江湖）。最後他們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假裝下去。他們比誰都還了解自己，卻不能自我貶抑揭穿自己只是擅長於以眾凌寡、以大欺小、欺善怕惡、軟土深掘、訛編設局和魚肉鄉民。

尤其是，他們人少勢弱的时候会顯得非常的膽小，而且裝乖。

幹——「是不是兄弟？」——當又厚又重的海水托著巨大的壓力覆蓋下來之後，而年華老去，這句在默契中叫他們無法拒絕的話，就會讓他們恍惚地在深黑的海底咀嚼自己吐出來的一切乖離和怨懟，然後輕易就揭穿了太多曾經的迷惘和迷障。終究，一切都是「夢假」。

是夢醒時分——

上個星期五，失傳已久的死刑又再度重現江湖。九斤彈塗跟我說，他的一個換帖兄弟綽號叫蚊子的，恰壞就搭上了這列頭班對號快車。

他說，這是「夢假」的續集。因為在「夢假」裡真的也有一隻蚊子——很巧——那一年，他們也走進了大人的世界，結果也從此一去不回。

我說：「你們把導演還沒構思出來的續集都拍完了。一氣呵成。」

「是一氣呵成。」他顯得語重心長地說，「死刑犯在吞下最後一口空氣之前，他所歷經的全部人生會在剎那之間徹頭徹尾跑過一遍，然後真的一氣呵成。」

留下完成的和未完成的。

「你們也曾經有夢？」我問他。

「嗯。」他的眼珠子裡有種奇怪昏矇的光影。「我和蚊子都夢想被押上直升機到綠島去。」

我發呆。這奇特的夢想。

我知道他喜歡把口氣偽裝得像是一場大海。然後他又說：「這表示你得到國家級認證，證明你的確是條大尾的。這支『砍棒』很管用的。」

砍棒——我知道他說的是招牌。

他解釋這支招牌的效益在於方便你日後招兵買馬，會有更多的初生之犢願意為你效命，而且對外經營生理（生意買賣）也會有意想不到收服及恫嚇的作用。你只管偽裝成一個殷實的生意人，不會有白目自以為自由市場的競租者敢與你分食大餅。

但如果對方也有一支「砍棒」怎麼辦？

「讓警察去幫你瓦解這個可敬的對手。」九斤彈塗的意思是，要懂得人前人後的明暗技倆。

啊，我想，通了。你不要急著硬碰硬，因為你的火力再如何強大，也比不上警察——原來，只要黑白相摻，可以一起坐下來打麻將及吃喝，那肯定就勢如破竹、無堅不摧了。

我有種撥雲見日的洗滌感，然後看見九斤彈塗步出場區，預備去見他母親。

他的模樣確實很像彈塗魚，雙眼睜突，而且頭大身小。彈塗魚就是一般人講的「花跳」——昨天我和阿妹到餐廳去試吃我們婚宴的宴客菜，其中有一道菜就是將花跳放進椰子殼裡，和椰子水一起蒸熟了，風味和菜式都別具創意。

我決定刪除這道菜，理由和當年將九斤彈塗改判的那個法官一樣。

我腦海裡不斷交疊著許多事情，邏輯開始像是海水與河水那樣交濁混參。很煩。接著我監聽了九斤彈塗與他母親在會客室裡的對話。他在母親面前的聲音，就像那種在孩提時候喜歡的乖的造句，像彈塗暫時離開苦鹹的海水，時而在泥地上繞圈爬行，時而跳躍跳舞。

四十分鐘以後，九斤彈塗手裡提著會客菜回到場區。我發現他的表情很快便回復那種西西里海底城的顏色。

我對著他招了招手，示意他走過來：「你母親又為你送菜來了？」

他點點頭，但沒說什麼。

他的老母親爲了方便看他，把老家租給別人，自己在海底城附近租房子。母子倆就只隔著一道

圍城邊界。我很開門見山地問他：「你讓你母親一輩子都在會客室裡轉進轉出，會不會覺得對不起她？」

他沒說話，抿抿嘴唇，躊躇了一下，然後微微地點頭。我很快便意識到他讓自己面對著兩種空間並置而且相互傾軋地看不見壓力。他的表情不像是一場大海，也忽然又沒有了西西里海底城的顏色。

「你知不知道自己錯了？」

「嗯，」他點點頭，「知道。」

他的回答非常符合我的期許，答案有簡單化、理由化、標準化、甚至有結果是不是豐碩的考慮。但還是值得疑慮。

我問他：「真的還是假的？」

我是在想，所謂「後悔有據」是形式語句還是實質語句？而且人心難測。然後我發覺自己問了一個非常愚蠢的問題。

九斤彈塗旋即告訴我說：「住在海底城的人，每一個都是比賽說謊的高手。」

這個說法耐人尋味而且又令人發呆起來。

我看見窗櫺間的欄杆上反射出鏦鏦的白光，輝亮但是扎眼。他的說法似乎還是有真假可言。也許他說的這句話是真的……又或許他說的這句話是假的……況且他恰好也是住在海底城裡的人……如此反覆思索，我仍舊無法邏輯出來他到底有沒有說謊。

這一類的事態在海底城裡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可是通常就是霧裡看花。我想九斤彈塗在會客室裡的愧疚和內疚會不會只是一下下？他真的知道錯了嗎？

這件事我曾經和同事討論過，同事說弄得比較清楚的是一個叫亞里斯多德的希臘人。

亞里斯多德是這麼說的：把什麼說成是什麼，把不是什麼說成不是什麼，就是真。把不是什麼說成是什麼，把是什麼說成不是什麼，就是假。

我覺得他說的是一段千古流傳的，廢話。

最近海底城外爲了死刑議題討論得沸沸揚揚，我在新聞畫面上見到人權團體有人高舉著醒目的標語「Killing is not the answer」，看來他們頗爲支持我刪掉那道很有創意的清蒸花跳——可是

——我也無法在九斤彈塗身上或者太子的那幅素描裡找到一個可以具體成爲答案的真正答案。要去探知那一張極其幽冥潛隱在最初、最內裡的聖徒之臉太難了。就像我尋找黑麥的過程，但不希望在找到牠的時候牠已經死了。

也許罷，事情總是這樣又那樣，而且也都包含了某些相異背斥的部分，奇異的恩典與放縱的陰暗。我想。如果以九斤彈塗他的身體經驗做爲依據，他看待事情的方式會是如何？這就好比他的老母親每個星期來看他一次，讓他那張聖徒之臉至少七天發作一次。

所以我就問他：「你贊不贊成廢除死刑？」

他悶了一下。然後顯得有點靦腆的表情說：「當年劉邦入關之後，他和秦父老約法三章：『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他秦的苛法完全廢除。」

我擠了一下眉心，閉上眼睛。彷彿，兩千多年的時光就在剎那間過去了。

也沒有很意外。我想說每天找點時間，讓九斤彈塗和太子說完他們的故事，也讓他們自己終結那段曾經慘綠淒澹的他們的人生。就算假的也好。也好。就把他們看成才剛剛出生，或者才剛剛青春。

喔。我大概又浪漫起來了。明知道他們的飢餓總是晝短夜長，喜歡在暗夜裡起一棟四處充滿破綻的厝，我偏偏又執意想進去看看。我想，總會有還來得及修補的地方罷。而且，遲早會有誰來揭露人類心思最深層的祕密，有可能使用最先進的科儀來幫忙觀察他們思維背後生化狀況所顯示的意涵。這用來揭示他們如何啟動記憶，啟動之後要到哪裡去，以及其中的情感意義又在哪裡被分析。重要的是，如何再被喚起——那兒，鐵定藏著許多我想知道的「為什麼」。

這浪漫在於我相信，每個人的心底都有一座西西里海底城，但同時也會有一處好望角。

這時候天色發橙，一塵不染——

差不多是下班時間到了。

下了班，會是我在浪潮之外匍匐的另一場存在。我用鰭步行回到另一個水域。

下班前，我先走過夕照繁花夢影的場區花園，看著海底城裡的魚群分做幾個集團，魚貫游過中央走道。他們直線前進、直角轉彎，最後轉進一處幾乎沒什麼潮浪可以破壞今晚無風又浪靜的，深海定

置漁場（類似箱網養殖）。

這段時間，我用的是一種大費周章關店打烊的心情，在天色暗下來之前，到我負責的每一個箱網前檢視他們的存在。他們答「有」，但他們不一定存在。

他們心裡總想和我一齊用鰭步行走出海底城，但他們不是和我一樣的攀鱸。他們只能在天黑之後待在布滿黑窟窿的箱網裡，用他們自行學會的形上方式走到天之涯、海之角。

然後，我簽退。我一邊和同事打諢說笑，一邊在心裡暗自模擬排練我想好的開場白：「請問，這是妳丟掉的嗎？」——對於這個靈感來源及創意發想，阿妹會報以怎樣精怪的表情？她一向認為我不是一個可以用romantik這個德語形容詞來定義的木頭人。

我本來就認為理性是比較接近永恆之美的。

走出海底城之後我先給阿妹撥了一通電話，可能是她正忙著（她在大賣場裡站櫃賣起司和洋火腿），電話被轉進語音信箱：「喂——阿妹呀，我找到黑麥了——」我對著語音信箱說：「九點鐘，我帶黑麥去接妳下班。老地方見。」

老地方就是「老是那個地方」，在大賣場の後門。我在那個地方出沒七年了。

接著我掛上電話，騎很快速度的機車去到流浪狗收容中心，在那兒的育嬰房裡挑了一隻和黑麥同樣毛色的小狗，也辦妥領養手續。今晚的行程可以稱得上僕僕風塵披星戴月。我帶著小黑麥直奔寵物店，買了許多小狗需要的日常用品，並將牠放進一個造工細緻的粉紅色膠籃裡，也顧不得吃飯就來到

老地方。

九點鐘多一點，阿妹興沖沖地出現在老地方。她的表情愉悅輕快，沒有幾天前愈見的灰濛疲軟。

「黑麥呢？」她問我。

我把托在身後的膠籃提出來。「請問，這是妳丟掉的嗎？」

我見到的表情是她在眼鏡框後面擠出來的鬥雞眼。

「好可愛的小黑球唷——」阿妹的瞳裡跟著躲進了一隻小黑麥，「黑麥呢？」

「欸呀，妳不能每天守著黑窟窿的心情。」

「沒有呀。我是在想你從哪弄來這一團小黑球？」阿妹將小黑麥捧出來。「還沒長大的小狗都很可愛，只是不知道牠長大以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信不信？」我說，「妳將牠看成什麼，將來牠就會變成什麼。嗯。如果說，妳把自己看成天后阿妹，我就會變成妳的櫻木花道。哈——」

阿妹的表情茫然。

「養狗就像養小孩，不能只是一時心血來潮，更不能只是一種參養關係，或是放任牠的行為能力，我們還必須學會妥善地處理牠的性格發展……」我把獸醫師告訴我的話重複了一次。

醫師的意思是說養狗和養人等同是一種責任工程，而且只要小狗的健康良好，並讓牠感受到在我們這個獨特而美好的世界裡長大，哪怕是任何血統及體型的幼犬，將來都會變成一隻符合我們期許

的、卓越的，天生好狗。

阿妹搖搖頭，盯著小黑麥出神。

「妳真是笨唷。」我搔搔腦袋，「這麼跟妳說好了，等明年我們生個小北鼻，我們都能讓他在經過一段獨特的歷程之後變成一個醫生、老師、將軍、藝術家或是商業巨賈，甚至是乞丐、流氓、盜匪、地痞惡棍或是貪官污吏——妳信不信？」

信。

「好行為主義的論調。你以為自己是救世主呀？」阿妹說：「嗯，那小黑麥呢？」

「小黑麥？」……會不會再相逢我不曉得。我脫口說道：「小黑麥到西西里海底城去了。」

公共汽車巨大的排氣聲浪淹蓋了我的聲音——恰好，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跟阿妹解釋，這一整天在我胸臆間經過的全部思維歷程。

我望向夜空，天穹裡有許多明滅的遠星正在發光。我想隨著故事，會有月球星夜的實照和明天清晨的日出來為我解索密碼。也許美好愉悅，也許失落傷心。答案說不定的。

我逕將話題摺在一邊。「今天想說，跟妳討論一下我們的蜜月行程。」

「嗯。」阿妹黑頭微笑，「你說。」

「我想，我們去南非看世界盃足球賽，怎麼樣？」

阿妹的眼睛即刻亮燦起來，「好啊，去看森巴軍團的卡卡，他帥呆了！」

「喔……」坦白講，我是有點吃味。「除了去看世足賽，我們還可以順道去看看世界獨一無二的桌山，去開普敦，去那座大西洋和印度洋交會的好望角。」

「哇——鱸魚——你真的變浪漫了?!」阿妹叫道。

我心底想——其實沒有。

我只是想去看看兩大洋交會的海水及砂，和太子說他曾經走船去過的好望角。說不定的，答案就飄在那兒的風裡。我突然想起〈Blowing in the Wind〉那首歌。

今天，結束得沒什麼不一樣。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我載阿妹回家的路途中，我念頭一轉把機車停在一座橋上，然後將我手腕上那只滿天星丟進橋底下的運河裡。阿妹說，這種錶戴在我手上不會有人覺得它是真的。

「喂，鱸魚——」阿妹轉過頭來問我：「那道清蒸花跳到底要不要撤掉，換另一道菜？」

我將臉別開，眼神漫無目的飄了一下。

我心頭頓時揚起新婚萬歲的感奮和欣喜，卻沒好氣地說：「我想再考慮看看……嗯……明天再告訴妳。」

這時候橋上有風，我望著無波的運河，河面上不是只有姣好的月影，也有漂浮擁擠的布袋蓮和不容易分解的垃圾。我輕聲地唱著：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等明天，讓我到海底城裡再看看。



罪與罰

◎ 范銘如

討論罪與罰這樣沉重議題的小說，很容易就會以濃厚的人道主義或是道德倫理的辯證讓小說流於說教。〈西西里海底城〉並沒有落入俗套。首先，它選擇了獄卒的角度全景式地觀看臆測受刑人的行為心理，冀求規訓與懲戒能帶引他們從黑暗角落到達希望的好望角。然後藉由小狗攻擊人的事件間接探討死刑存廢的問題，在輕巧可讀的鋪陳中延展小說的深度，是我覺得本篇小說最有巧思的安排。最後由象徵倫理之始的婚禮帶出新生的寓意。小說企圖頗具野心，處理的題材與敘述方式亦見新意。可惜結尾太過草率，無法支撐前面那麼沉重嚴肅的命題。而且行文間不必要的枝節太多，影響三條支線組合的整體感。